

管

子

六







管子卷第二十二

唐司空房

玄齡

注

事語第七十一

海王第七十二

國蓄第七十三

山國軌第七十四

山權數第七十五

山至數第七十六

事語第七十一

管子輕重四

桓公問管子曰事之至數可聞乎管子對曰何謂至數桓公曰秦奢教我曰惟蓋不脩衣服不衆則女事不秦俎豆之禮不致牲諸侯太牢大夫少牢不若此則六畜不育非高其臺榭美其宮室則羣材不散此言何如管子曰非數也桓公曰何謂非數管子對曰此定壤之數也彼天子之制壤方千里齊諸侯方百里負海子七十里男五十里若曾臂之相使也故准徐疾贏不足雖在下也不爲君憂彼壤狹而欲舉與大

管子二十二

國爭者農夫寒耕暑芸力歸於上女勤於績績微織功歸於府者非怨民心傷民意也非有積蓄不可以用人非有積財無以勸下秦奢之數不可用於危隘之國桓公曰善

桓公又問管子曰佚田謂寡人曰善者用非其有使非其人何不因諸侯權以制天下管子對曰佚田之言非也彼善爲國者壤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且無委致圍城肥致衝夫不定內不可以持天下佚田之言非也管子曰歲藏十年而十也歲藏二五年而十也穀十而守五綿素滿之五在上故視歲而藏縣時積歲國有十年之蓄富勝貧勇勝怯智勝愚微勝不微有義勝無義練士勝歐衆凡十勝者盡有之故發如風雨動如雷霆獨出獨入莫之能禁止不待權與故佚田之言非也桓公曰善



海王第七十二

管子輕重五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藉於臺雉何如管子對曰此毀成也  
 吾欲藉於樹木管子對曰此伐生也吾欲藉於六畜管子對  
 曰此殺生也吾欲藉於人何如管子對曰此隱情也桓公曰  
 然則吾何以為國管子對曰唯官山海為可耳桓公曰何謂  
 官山海管子對曰海王之國謹正鹽筴海王言以負海之利而王其業桓公曰何  
 謂正鹽筴也正稅也管子對曰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  
 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半少半猶劣薄也大女食鹽三升少半  
 吾子食鹽二升少半吾子謂小男小女也此其大曆也曆數鹽百升而釜十  
 二兩七銖一黍十分之一為升當米六合四勺也百升之  
 鹽七十六斤十二兩十九銖二累為釜當米六斗四升  
 疆釜五十也分疆半疆也今使鹽官稅其鹽之重每一斗加半合為疆而取之則一釜之鹽得五十合而為之疆升加一疆  
 釜百也升加二疆釜二百也鍾二千十釜之鹽七百六十八斤十鍾二  
 萬百鍾二十萬千鍾二百萬萬乘之國人數開口千萬也舉其

而大言之也開口謂大男大女之所食鹽也禺筴之商日二百萬禺讀為偶偶對也商計也對其

筴以計所稅之鹽一日計二百萬合為二百鍾十日二千萬一月六千萬萬乘之正九百萬也

之國大男大女食鹽者千萬人而稅之鹽一日二百鍾一月六千鍾也今又施其稅數以千萬人如九百萬人之數則所稅之鹽一日百八十鍾十日千八百鍾

一月五千四百鍾月人三十錢之籍為錢三千萬又變其五千四百鍾之鹽而籍

凡千萬人為錢三萬萬矣以籍之數而比其常籍則當一國而有三千萬人矣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而有二

國之籍者六千萬諸君謂老男老女也六十已上為老男五十已上為老女也既籍於老男老女又不籍於小男小女乃能以千萬人而

當三千萬人者蓋鹽官之利耳鹽官之利既然則鐵官之利可知也鹽官之利當一國而三萬人鐵官之利當一國而三萬人焉故能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人耳

其常籍人之數猶在此外使君施令曰吾將籍於諸君吾子則必置號今夫

給之鹽筴則百倍歸於上人無以避此者數也今鐵官之數曰  
 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若其事立若猶然後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鉞若  
 其事立大鋤謂之鉞羊昭反行服連輦名所以載作器人挽者輶羊昭反輦居玉者大車者駕馬必有

管子二十二

二



一斤一鋸一錐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今鍼

之重加一也三十鍼一人之籍鍼之重每十分加一分為疆而取之則一丈之籍得三十鍼也矣刀之重加

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也刀之重每十分加六分以為疆而取之五六為三十也則一丈之籍得五刀耜鐵

之重加七三耜鐵一人之籍也耜鐵之重每十分加七分以為疆而取之則一農之籍得三耜鐵也其餘

輕重皆准此而行其器彌重其加彌多然則舉臂勝音升事無不服藉者

桓公曰然則國無山海不王乎管子曰因人之山海假之名

有海之國雖無海而假名有海則亦雖無山而假名有山餽鹽於吾國彼國有鹽而糴於吾國為集耳釜十五

吾受而官出之以百受取也假令彼鹽平價釜當十錢者吾又加五錢而取之所以來之也既得彼鹽則令吾國鹽官又出而

糴之釜以百錢也我未與其本事也與用也本受人之事以重相推以重推謂加五

錢之類也推猶度也此人用之數也彼人所有而皆為我用之

### 國蓄第七十三 管子輕重六

國有十年之蓄而民不足於食皆以其技能望君之祿也君

有山海之金而民不罪於用是皆以其事業交接於君上也

故人君挾其食守其用據有餘而制不足故民無不累於上

也五穀食米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幣民之通施也故善者執

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盡也夫民者信親而死

利海內皆然民予則喜奪則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見

予之形不見奪之理與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故民愛可洽於上也洽通租籍

者在工商曰租籍所以彊其兩反求也租稅者所慮而請也在農曰租稅慮王猶計也請求也

霸之君去其所以彊求廢其所慮而請故天下樂從也利出

於一孔者凡言利者不必貨利慶賞威刑皆是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誦誦與屈同屈窮也

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

塞民之養養利也羊向反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

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親君若父母凡將為國不



通於輕重不可為籠以守民不能調通民利不可以語制為  
大治是故萬乘之國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有千金之賈然  
者何也國多失利則臣不盡其忠士不盡其死矣歲有凶穰  
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  
蓄賈游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分地若一疆者能守分財  
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以一愚者有不廢本之  
事賡猶償也音庚然而人君不能調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夫民富  
則不可以祿使也貧則不可以罰威也法令之不行萬民之  
不治貧富之不齊也且君引鋤鋤等也丁劣反量用耕田發草上得  
其數矣民人所食人有若干步畝之數矣計本量委委積也則  
足矣然而民有飢餓不食者何也穀有所藏也言一國之內耕  
凡人計口授田家族多少足以自給而人君鑄錢立幣民庶之通施  
人乏於食者謂豪富之家收藏其穀故

也錢幣無補於飢寒之用人君所立以均制財物通交有無使人之所求各得其欲

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利有所并藏也民事謂常費也言人之所有多少各

隨其分而自足君上不能均調其事則豪富并藏財貨專擅其利是故人常費不給以致匱乏然則人君非能散積聚

鈞羨餘也不足分并財利而調民事也則君雖彊本趣耕本謂務農

趣讀為促而自為鑄幣而無已乃今使民下相役耳惡能以為治

乎言人君若不能權其利門制其輕重雖鑄幣無限極而與人徒使豪富侵奪貧弱終不能致理也惡音烏歲適美則市糶

無予而狗彘食人食歲適凶則市糶金十緡而道有餓民然

則豈壤力固不足而食固不贍也哉夫往歲之糶賤狗彘食

人食故來歲之民不足也物適賤則半力而無予民事不償

其本物適貴則什倍而不可得民失其用然則豈財物固寡

而本委不足也哉夫民利之時失而物利之不平也故善者

委施於民之所不足操事於民之所有餘夫民有餘則輕之



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斂積之以輕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什倍之利而財之擴古莫可得

而平也凡輕重之大利以重射輕以賤泄平萬物之滿虛隨財准平而不變衡絕則重見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准平使

萬室之都必有萬鍾之藏藏雖千萬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鍾之藏藏雖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芸耒耜械器鍾饌糧食畢

取贍於君故大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矣然則何君養其本謹也春賦以斂繒帛夏貸以收秋實蓋方春蠶蠶家闕乏而賦與之約取其穀實也是故民無廢事而國無失利也人之所乏君悉與之則豪商富人不得擅

其凡五穀者萬物之主也穀貴則萬物必賤穀賤則萬物必貴兩者為敵則不俱平故人君御穀物之秩相勝而操事於

其不平之間秩積也食為人天故五穀之要可與萬物為敵其價常不俱平所以人君視兩事之委積可彼此相勝輕重於其間

則國利不散也故萬民無籍而國利歸於君也夫以室廡籍謂之毀成小曰室大曰廡音武是使人毀壞廡室以六畜籍謂之止生畜許救反是使人不競牧養也以田畝籍

謂之禁耕是止其耕稼也以正人籍謂之離情正數之人若丁壯也離情謂離心也以正戶籍謂之養贏贏謂大賈畜家也正數之戶既避其籍則至浮浪為大賈蓄家之所役屬增其利耳五者不可畢

用故王者徧行而不盡也故天子籍於幣諸侯籍於食中歲之穀糶石十錢大男食四石月有四十之籍大女食三石

月有三十之籍吾子食二石月有二十之籍歲凶穀貴糶石二十錢則大男有八十之籍大女有六十之籍吾子有四十之

籍六十為大男五十為大女吾子謂小男小女也按古之石准今之三斗三升三合平歲每石稅十錢凶歲稅二十者非必稅其人謂於操事輕重之間約收其

利是人君非發號令收穡而戶籍也彼人君守其本委謹而男女諸君吾子無不服籍者也齊斂也委所委積之物也謹嚴也言人君不用下令稅斂於人但嚴守利

途輕重在我則無所逃其稅也一人廩食十人得餘十人廩食百人得餘百人廩



食千人得餘夫物多則賤寡則貴散則輕聚則重人君知其然故視國之羨不足而御其財物穀賤則以幣予食布帛賤則以幣予衣視物之輕重而御之以准故貴賤可調而君得其利前有萬乘之國而後有千乘之國謂之抵國前有千乘之國而後有萬乘之國謂之距國壤正方四面受敵謂之衢國以百乘衢處謂之託食之君千乘衢處壤削少半萬乘衢處壤削大半何謂百乘衢處託食之君也夫以百乘衢處危逼圍阻千乘萬乘之間夫國之君不相中舉兵而相攻必以爲杆格蔽圍之用有功利不得鄉大臣死於外分壤而功列陳係壘獲虜分賞而祿是壤地盡於功賞而稅臧彈於繼孤也是特名羅於爲君耳無壤之有號有百乘之守而實無尺壤之用故謂託食之君然則大國內款小國用盡何以及

此曰百乘之國官賦軌符乘四時之朝夕御之以輕重之准然后百乘可及也千乘之國封天財之所殖械器之所出財物之所生視歲之滿虛而輕重其祿然后千乘可足也萬乘之國守歲之滿虛乘民之緩急正其號令而御其大准然后萬乘可資也玉起於禺<sub>音虞</sub>氏金起於汝漢珠起於赤野東西南北距周七千八百里水絕壤斷舟車不能通先王爲其途之遠其至之難故託用於其重以珠玉爲上幣以黃金爲中幣以刀布爲下幣三幣握之則非有補於煖也食之則非有補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今人君籍求於民令曰十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一令曰八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二令曰五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半朝令而夕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九先王知其然故不求於萬民而籍於號令也



山國軌第七十四

管子輕重七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官國軌管子對曰田有軌人有軌用有軌鄉有軌人事有軌幣有軌縣有軌國有軌不通於軌數而欲爲國不可桓公曰行軌數奈何對曰某鄉田若干人事之准若干穀重若干曰某縣之人若干田若干幣若干而中用穀重若干而中幣終歲度人食其餘若干曰某鄉女勝事者終歲績其功業若干以功業直時而橫姑莫之終歲人已衣被之後餘衣若干別群軌相壤宜桓公曰何謂別群軌相壤宜管子對曰有莞蒲之壤有竹前檀柘之壤有肥下漸澤之壤有水潦魚鼈之壤今四壤之數君皆善官而守之則籍於財物不籍於人畝十鼓之壤君不以軌守則民且守之民有過移長力不以本爲得此君失也桓公曰軌意安出管子對

管子三

一

五

曰不陰據其軌皆下制其上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某鄉田若干食者若干某鄉之女事若干餘衣若干謹行州里曰田若干人若干人衆田不度食若干曰田若干餘食若干必得軌程此調之泰軌也然后調立環乘之幣田軌之有餘於其人食者謹置公幣焉大家衆小家寡山田閒田曰終歲其食不足於其人若干則置公幣焉以滿其准重歲豐年五穀登謂高田之萌曰吾所寄幣於子者若干鄉穀之橫若干請爲子什減三穀爲上幣爲下高田撫閒田山不被穀十倍山田以君寄幣振其不贍未淫失也高田以時撫於王上坐長加十也女貢織帛苟合于國奉者皆置而券之以鄉橫市准曰上無幣有穀以穀准幣環穀而應筴國奉決穀反准賦軌幣穀廩重有加十謂大家委貧家曰上且脩游人出若



千幣謂鄰縣曰有實者皆勿左右不贍則且爲人馬假其食  
民鄰縣四面皆擴穀坐長而十倍上下令曰貲家假幣皆以  
穀准幣直幣而庚之穀爲下幣爲上百都百縣軌據穀坐長  
十倍環穀而應假幣國幣之九在上二在下幣重而萬物輕  
斂萬物應之以幣幣在下萬物皆在上萬物重十倍府官以  
市擴出萬物隆而止國軌布於未形據其已成乘令而進退  
無求於民謂之國軌桓公問於管子曰不籍而贍國爲之有  
道乎管子對曰軌守其時有官天財何求於民桓公曰何謂  
官天財管子對曰泰春民之功繇與招泰夏民之令之所止  
令之所發謂山澤之所禁發泰秋民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泰冬民令之  
所止令之所發此皆民所以時守也此物之高下之時也此  
民之所以相并兼之時也君守諸四務桓公曰何謂四務管

子對曰泰春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夏民之且所用者  
君已廩之矣泰秋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冬民之且  
所用者君

廩藏也言四時人之所要皆先備之所謂耒耜器  
械種饟糧食必取要焉則寡人大賈不得擅其利

已廩之矣

泰春功布日春縑衣夏單衣捍寵壘箕勝管觚屑糗若干日  
之功用人若干無貲之家皆假之械器勝管觚屑糗公衣功已  
而歸公衣折券故力出於民而用出於上春十日不害耕事  
夏十日不害芸事秋十日不害斂實冬二十日不害除田此之  
謂時作桓公曰善吾欲立軌官爲之柰何管子對曰鹽鐵之  
筴足以立軌官桓公曰柰何管子對曰龍夏之地布黃金九  
千以幣貲金巨家以金小家以幣周岐山至於崢丘之西塞  
丘者山邑之田也布幣稱貧富而調之周壽陵而東至少沙  
者中田也據之以幣巨家以金小家以幣三壤已撫而國穀



再什倍梁渭陽瑣之牛馬滿齊衍請毆之顛齒量其高壯曰國為師旅戰車毆就斂子之牛馬上無幣請以穀視市擴而庚子牛馬為上粟二家二家散其粟反准牛馬歸於上管子曰請立貲於民有田倍之內毋有其外外皆為貲壤被鞍之馬千乘齊之戰車之具具於此無求於民此去丘邑之籍也國穀之朝夕在上山林廩械器之高下在上春秋冬夏之輕重在上行田疇田中有木者謂之穀賊宮中四榮樹其餘曰害女功宮室械器非山無所仰然后君立三等之租於山曰握以下者為柴植把以上者為室奉三圍以上為棺槨之奉柴植之租若干室奉之租若干棺槨之租若干管子曰鹽鐵撫軌穀一廩十君常操九民衣食而繇下安無怨咎去其田賦以租其山巨家重葬其親者服重租小家菲葬其親者服

管子二十一

九

李

小租巨家美脩其宮室者服重租小家為室廬者服小租上立軌於國民之貧富如加之以繩謂之國軌

山權數第七十五

管子輕重八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權數管子對曰天以時為權地以財為權人以力為權君以令為權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亡桓公曰何為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亡管子對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無糧賣子者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糧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糧賣子者故天權失人地之權皆失也故王者歲守十分之參三年與少半成歲三十一年而藏十一年與少半藏參之一不足以傷民而農夫勸事力作故天毀堊古地凶旱水洸民無入於溝壑乞請者也此守時以待天權之道也桓公曰善吾欲行三權之數為



之奈何管子對曰梁山之陽靖干見西夜石之幣天下無有管

子曰以守國穀歲守一分以行五年國穀之重什倍異日管子

曰請立幣國銅以二年之粟顧之立黔落力重與天下調彼

重則見射輕則見泄故與天下調泄者失權也見射者失策

也不備天權下相求備准下陰相隸此刑罰之所起而亂之

之本也故平則不平民富則不如貧委積則虛矣此三權之

失也已桓公曰守三權之數奈何管子對曰大豐則藏分阨

亦藏分桓公曰阨者所以益也何以藏分管子對曰隘則易

益也一可以為十十可以為百以阨守豐阨之准數一上十豐

之策數十去九則吾九為餘於數策豐則三權皆在君此之

謂國權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國制管子對曰國無制地有

量桓公曰何謂國無制地有量管子對曰高田十石間田五石

庸田三石其餘皆屬諸萊田地量百畝一夫之力也粟賈一粟

賈十粟賈三十粟賈百其在流策者百畝從中千畝之策也

然則百乘從千乘也千乘從萬乘也故地無量國無策桓公曰善今

欲為大國大國欲為天下不通權策其無能者矣桓公曰今

行權奈何管子對曰君通於廣狹之數不以狹畏廣通於輕

重之數不以少畏多此國策之大者也桓公曰善蓋天下視

海內長譽言而無止為之有道乎管子對曰有曰軌守其數准

平其流動於未形而守事已成物一也而十是九為用徐疾之

數輕重之策也一可以為十十可以為百引十之半而藏四以

五操事在君之決塞桓公曰何謂決塞管子對曰君不高仁則

問不相被君不高慈孝則民簡其親而輕過此亂之至也則

君請以國策十分之一者樹表置高鄉之孝子聘之幣孝子兄



弟衆寡不與師旅之事樹表置高而高仁慈孝財散而輕乘  
輕而守之以筴則十之五有在上運五如行事如日月之終  
復此長有天下之道謂之准道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教數  
管子對曰民之能明於農事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  
之能蕃育六畜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樹藝者  
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樹瓜瓠葷菜百果使蕃衰  
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已民疾病者置之黃金  
一斤直食八石民之知時曰歲且阨曰某穀不登曰某穀豐  
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通於虀蠶桑使蠶不疾病者  
皆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謹聽其言而藏之官使師旅之  
事無所與此國筴之者也國用相靡而足相因揅而謗然後  
置四限高下令之徐疾毆屏萬物守之以筴有五官技桓公

曰何謂五官技管子曰詩者所以記物也時者所以記歲也  
春秋者所以記成敗也行者道民之利害也易者所以守凶  
吉成敗也卜者卜凶吉利害也民之能此者皆一馬之田一金  
之衣此使君不迷妄之數也六家者即見其時使豫先蚤閑  
之日受之故君無失時無失筴萬物興豐無失利遠占得失  
以爲末教詩記人無失辭行殫道無失義易守禍福凶吉不

相亂此謂君揀

筆承反說  
文與柄同

桓公問於管子曰權揀之數吾已得聞之矣守國之固奈  
何曰能皆已官時皆已官得失之數萬物之終始君皆已官  
之矣其餘皆以數行桓公曰何謂以數行管子對曰穀者民  
之司命也智者民之輔也民智而君愚下富而君貧下貧而  
君富此之謂事名二國機徐疾而已矣君道度法而已矣人



心禁繆而已矣桓公曰何謂度法何謂禁繆管子對曰度法

者量人力而舉功禁繆者非往而戒來故禍不萌通而民無

患咎桓公曰請聞心禁管子對曰晉有臣不忠於其君慮殺

其主謂之公過諸公過之家母使得事君此晉之過失也齊

之公過坐立長差惡惡乎來刑善善乎來榮戒也此之謂國戒

桓公問管子曰輕重准施之矣筴盡於此乎管子曰未也將

御神用寶桓公曰何謂御神用寶管子對曰北郭有掘闕而

得龜者掘穿也求物反穿地此檢數百里之地也檢猶比也以此龜

百里之地桓公曰何謂得龜百里之地管子對曰北郭之得龜者

今過之平盤之中今力呈反過之猶置君請起十乘之使百金之

提起發也提蒙命北郭得龜之家曰賜若服中大夫若汝也

齊爵曰東海之子類於龜東海之子其狀類龜假言此龜東海託舍

於若託舍猶賜若大夫之服以終而身而若勞若以百金勞

之龜為無貲之是也是龜至寶而而藏諸泰臺泰臺高一日而豐

之以四牛立寶曰無貲立龜為寶還四年伐孤竹還四年丁氏之

家粟丁氏齊之富人可食三軍之師行五月食音嗣下以意取召丁氏

而命之曰吾有無貲之寶於此吾今將有大事請以寶為質

於子音致下以假子之邑粟即家丁氏北鄉再拜入粟不敢受

寶質桓公命丁氏曰寡人老矣為子者不知此數終受吾質

丁氏歸革築室賦籍藏龜革更也賦數也還四年伐孤竹謂

丁氏之粟中食三軍五月之食桓公立貢數文行中七年龜

中四千金黑白之子當千金凡貢制中二齊之壤筴也用貢

國危出寶國安行流桓公曰何謂流管子對曰物有豫則君

失筴而民失生矣故善為天下者操於二豫之外桓公曰何



謂二豫之外管子對曰萬乘之國不可以無萬金之蓄飾千乘之國不可以無千金之蓄飾百乘之國不可以無百金之蓄飾以此與令進退此之謂乘時

山至數第七十六

管子輕重九

桓公問管子曰梁聚謂寡人曰古者輕賦稅而肥籍斂取下無順於此者矣梁聚之言何如管子對曰梁聚之言非也彼輕賦稅則倉廩虛肥籍斂則械器不奉而諸侯之皮幣不衣倉廩虛則傳賤無祿外皮幣不衣於天下內國傳賤梁聚之言非也君有山山有金以立幣以幣准穀而授祿故國穀斯在上穀賈什倍農夫夜寢蚤起不待見使五穀什倍士半祿而死君農夫夜寢蚤起力作而無止彼善為國者不曰使之使不衍得不使不曰貧之使不得不用故使民無有不得不使者夫梁聚之言非也桓公曰善

桓公又問於管子曰有人教我謂之請士曰何不官百能管子對曰何謂百能桓公曰使智者盡其智謀士盡其謀百工盡其巧若此則可以為國乎管子對曰請士之言非也祿肥則士不死幣輕則士簡賞萬物輕則士偷幸三忘在國何數之有彼穀十藏於上三游於下謀士盡其慮智士盡其知勇士輕其死請士所謂妄言也不通於輕重謂之妄言

桓公問於管子曰昔者周人有天下諸侯賓服名教通於天下而奪於其下何數也管子對曰君分壤而貢入市朝同流黃金一筴也江陽之珠一筴也秦之明山之曾青一筴也此謂以寡為多以狹為廣軌出之屬也桓公曰天下之數盡於軌出之屬也合國穀重什倍而萬物輕大夫謂賈之子為吾



運穀而斂財穀之重一也今九為餘穀重而萬物輕若此則國財九在大夫矣國歲反一財物之九者皆倍重而出矣財物在下幣之九在大夫然則幣穀羨在大夫也天子以客行令以時出熟穀之人亡諸侯受而官之連朋而聚與高下萬物以合民用內則大夫自還而不盡忠外則諸侯連朋合與孰穀之人則去亡故天子失其權也桓公曰善

桓公又問管子曰終身有天下而勿失為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請勿施於天下獨施之於吾國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國之廣狹壤之肥瘠有數終歲食餘有數彼守國者守穀而已矣曰某縣之壤廣若干某縣之壤狹若干國之廣狹所食多少其數君素皆知之則必積委幣委苒南也各於縣州軍蓄積錢幣所謂萬之邑必有千鍾之藏藏繼百萬於是縣州里受公錢公錢即積委之幣泰秋國穀去參

管子二二

十四

五

之一去減也丘呂反君下令謂郡縣屬大夫里邑皆籍粟入若干穀重一也以藏於上者一其穀價以收藏之國穀參分則二分在上矣言先貯幣於縣邑當

秋時下令收糶也則魏李悝行平糶之法上熟糶三捨一中熟糶二捨一下熟中分之蓋出於此今言去三之一者納中熟為准耳泰春國

穀倍重數也泰夏賦穀以市古莫反民皆受上穀以治田土泰秋田穀之存子者若干今上斂穀以幣民曰無幣以穀則

民之三有歸於上矣言當春穀貴之時計其價以穀賦與人秋則斂其幣雖設此今本意收其穀入既無幣請輸穀故歸

於重之相因時之化舉無不為國策重之相因若春時穀貴與穀也時之化舉若秋時穀賤收穀也

因時之輕重無不以術權之君用大夫之委以流歸於上君用民以時歸於

君藏輕出輕以重數也則彼安有自還之大夫獨委之彼諸

侯之穀十使吾國穀二十則諸侯穀歸吾國矣諸侯穀二十

吾國穀十則吾國穀歸於諸侯矣故善為天下者謹守重流

重流謂嚴守穀不使流散而天下不吾洩矣洩散也吾穀不散出彼重之相歸如水



之就下吾國歲非凶也以幣藏之故國穀倍重故諸侯之穀至也是藏一分以致諸侯之一分利不奪於天下大夫不得以富侈以重藏輕國常有十國之筴也故諸侯服而無止臣權從而以忠此以輕重御天下之道也謂之數應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國會管子對曰君失大夫爲無伍失民爲失下故守大夫以縣之筴守一縣以一鄉之筴守一鄉以家之筴守家以一人之筴桓公曰其會數奈何管子對曰幣准之數一縣必有一縣中田之筴一鄉必有一鄉中田之筴一家必有一家直人之用故不以時守郡爲無與不以時守鄉爲無伍桓公曰行此奈何管子對曰王者藏於民霸者藏於大夫殘國亡家藏於篋桓公曰何謂藏於民請散棧臺之錢散諸城陽鹿臺之布散諸濟陰君下令於百姓曰民富君無與貧民

貧君無與富故賦無錢布府無藏財貨藏於民歲豐五穀登五穀大輕穀賈去上歲之分以幣據之穀爲君幣爲下國幣盡在下幣輕穀重上分上歲之二分在上下歲之二分在上則二歲者四分在上則國穀之一分在下穀三倍重邦布之籍終歲十錢人家受食十畝加十是一家十戶也出於國穀筴而藏於幣者也以國幣之分復布百姓四減國穀三在上一在下復筴也大夫旅孳而封積實而驕上請奪之以會桓公曰何謂奪之以會管子對曰粟之三分在上謂民萌皆受上粟度君藏焉五穀相靡而重去什三爲餘以國幣穀准反行大夫無什於重君以幣賦祿什在上君出穀什而去七君歛三上賦七散振不資者仁義也五穀相靡而輕數也以鄉完重而籍國數也出實財散仁義萬物輕數也乘時進退故



曰王者乘時聖人乘易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子曰特命我曰天子三百領秦晉而散大夫准此而行此如何管子曰非法家也大夫高其龍美其室此奪農事及市庸此非便國之道也民不得以織為終綃而狸之於地彼善為國者乘時徐疾而已矣謂之國會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爭奪之事何如管子曰以戚始桓公曰何謂用戚始管子對曰君人之主弟兄十人分國為十兄弟五人分國為五三世則昭穆同祖十世則為祏故伏尸滿衍兵使而無止輕重之家復游於其間故曰母子人以壤毋授人以財財終則有始與四時廢起聖人理之以徐疾守之以決塞奪之以輕重行之以仁義故與天壤同數此王者之大轡也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幣乘馬管子對曰始取夫三大夫之家

管子二十一

十六

方六里而一乘二十七人而奉一乘幣乘馬者方六里田之惡美若干穀之多寡若干穀之貴賤若干凡方六里用幣若干穀之重用幣若干故幣乘馬者布幣於國幣為一國陸地之數謂之幣乘馬桓公曰行幣乘馬之數奈何即臣乘馬所謂篋乘馬者

目猶實也篋者以幣為篋而德重射輕管子對曰士受資以幣大夫受邑以幣

人馬受食以幣則一國之穀貨在上幣貨在下國穀什倍數也萬物財物去什二策也皮革筋角羽毛竹箭器械財物苟合于國器君用者皆有矩券於上矩券常券君實鄉州藏焉制

萬二千五百鄉二千五百家為一鄉為州齊雖霸國尚用周制曰某月某日苟從責者責讀為債鄉決州

決故曰就庸一日而決國策出於穀軌國之策貨幣乘馬者也貨價也言應合受公家之所給皆與之幣則穀之價君上權之其幣在下故穀倍重其有皮革之類堪於所用者所在鄉州有其數若今

官曹簿帳人有負公家之債若禾種糧之類者官司如要器用若皮革之類者則與其准納如要功庸者今就役一日除其簿書耳此蓋君上一切權



之也詳輕重之本旨推抑富商兼并之家隘塞利門則與奪有富悉由號令然可易爲理也今乃布藏於官府巧幣

萬物輕重皆在賈之彼幣重而萬物輕幣輕而萬物重彼穀重而穀輕人君操穀幣金衡而天下可定也此守天下之數也桓公問於管子曰准衡輕重國會吾得聞之矣請問縣數管子對曰狼牡以至於馮會之日龍夏以北至于海莊禽獸羊牛之地也何不以此通國筴哉桓公曰何謂通國筴管子對曰馮市門一吏書教直事若其事唐圉牧食之人養視不失扞殂者去其都秩與其縣秩大夫不鄉教合游者謂之無禮義大夫幽其春秋列民幽其門山之祠馮會龍夏牛羊犧牲月賈十倍異日此出諸禮義籍於無用之地因捫牢筴也謂之通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國勢管子對曰有山地之國有氾下多

管子二十一

十七

水之國有山地分之國有水洿之國有漏壤之國此國之五勢人君之所憂也山地分之國常藏穀三分之一氾下多水之國常操國穀三分之一山地分之國常操國穀十分之三水泉之所傷水洿之國常操十分之二漏壤之國謹下諸侯之五穀與工雕文梓器以下天下之五穀此准時五勢之數也

桓公問管子曰今有海內縣諸侯則國勢不用已乎管子對曰今以諸侯爲等公州之飾焉以乘四時行捫牢之筴以東西南北相彼用平而准故曰爲諸侯則高下萬物以應諸侯徧有天下則賦幣以守萬物之朝夕調而已利有足則行不滿則有止王者鄉州以時察之故利不相傾縣死其所君守大奉一謂之國簿

管子卷第二十二





管子卷第二十三

地數第七十七

揆度第七十八

國准第七十九

輕重第八十

地數第七十七

管子輕重十

桓公曰地數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其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山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山此之所以分壤樹穀也戈矛之所發刃幣之所起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封於泰山禪於梁父封禪之王七十二家得失之數皆在此內是謂國用桓公曰何謂得失之數皆在此管子對曰昔者桀霸有天下而用不足湯有七十里之薄而用有餘天非獨爲湯雨菽粟而地非獨爲湯出財物也伊尹善通移輕重開闔決塞通於高下徐疾之筴坐起之費時也黃帝問於伯高曰吾欲陶天下而以爲一家爲之有道乎伯高對曰請刈其莞而樹之吾謹逃其蚤牙則天下可陶而爲一家黃帝曰此若言可得聞乎伯高對曰上有丹沙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鈔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鐵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其榮者君謹封而祭之距封十里而爲一壇是則使乘者下行行者趨若犯令者罪死不赦然則與折取之遠矣脩教十年而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劍鎡矛戟是歲相兼者諸侯九雍狐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雍狐之戟芮戈是歲相兼者諸侯十二故天下之君頓戟壹怒伏尸滿野此見戈之本也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天財所出地利所在管子對曰山上



有赭者其下有鐵上有鈔者其下有銀一曰上有鈔者其下有銚銀上有丹沙者其下有銚金上有慈石者其下有銅金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榮者謹封而為禁有動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斷右足入右足斷然則其與犯之遠矣此天財地利之所在也桓公問於管子曰以天財地利立功成名於天下者誰子也管子對曰文武是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玉起於牛氏邊山金起於汝漢之右滂珠起於赤野之末光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里其餘遠而至難故先王各用於其重珠玉為上弊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令疾則黃金重令徐則黃金輕先王權度其號令之徐疾高下其中幣而制下上之用則文武是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守國財而毋稅於天下而外因天下可乎管子對曰可夫水激而流渠令疾而物重先王理其號令之徐疾內守國財而外因天下矣桓公問於管子曰其行

事奈何管子對曰夫昔者武王有巨橋之粟貴糴之數武王既勝

房得巨橋粟欲使糴貴巨橋倉在今廣平郡曲周縣也桓公曰為之奈何管子對曰武王立

重泉之戍戍名也假設此戍名欲人憚令曰民自有百鼓之粟者

不行穀十二解也民舉所最粟舉盡也最聚也子外友以避重泉之戍而國

穀二什倍巨橋之粟亦二什倍武王以巨橋之粟二什倍

而市繒帛軍五歲毋籍衣於民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衡黃

金百萬衡平也終身無籍於民准衡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亦可以行此乎管子對曰可夫楚有汝

漢之金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此三者亦可以當武

王之數十口之家十人啗鹽百口之家百人啗鹽凡食鹽之數



一月丈夫五升少半婦人三升少半嬰兒二升少半鹽之重  
升加分耗而金五十升加一耗而金百升加什耗而金千君伐  
菹薪煮沛水為鹽正而積之三萬鍾至陽春請籍於時桓公  
曰何謂籍於時管子曰陽春農事方作令民毋得築垣牆毋  
得繕冢墓丈夫毋得治宮室毋得立臺榭北海之衆毋得聚  
庸而煮鹽然鹽之賈必四什倍君以四什之賈脩河濟之流南  
輸梁趙宋衛濮陽惡食無鹽則腫守圉之本其用鹽獨重君  
伐菹薪煮沛水以籍於天下然則天下不減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富本而豐五穀可乎管子對曰不可  
夫本富而財物衆不能守則稅於天下五穀興豐巨錢而天  
下貴則稅於天下然則吾民常為天下虜矣夫善用本者若  
以身濟於大海觀風之所起天下高則高天下下則下天高

我下則財利稅於天下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事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夫齊衢處之  
本通達所出也游子勝商之所道人求本者食吾本粟因吾  
本幣騏驥黃金然後出今有徐疾物有輕重然後天下之寶  
壹為我用善者用非有使非人

揆度第七十八

輕重十一

齊桓公問於管子曰自燧人以來其大會可得而聞乎管子對  
曰燧人以來未有不以輕重為天下也共工之王帝共工氏繼水

處什之七陸處什之三乘天勢以監制天下至於黃帝之王  
謹逃其爪牙不利其器藏秘鋒芒不以示人行機燒山林破增藪

焚師澤沛大澤也一說水草兼處曰沛逐禽獸實以益人然後天下可得而牧也

至於堯舜之王所以化海內者北用禺氏之玉禺氏西北戎名玉之所出南貴



江漢之珠其勝禽獸之仇以大夫隨之勝猶益也禽獸之仇者使其逐禽獸如從仇讎也以大夫

隨之者使其大夫散邑粟財物隨山澤之人求其禽獸之皮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令諸侯之

子將委質者諸國君之子若衛公子開方魯公子季友之類皆以雙武之皮雙虎之皮以為裘卿大

夫豹飾卿大夫上大夫也襟也袖謂之飾列大夫豹檐列大夫中大夫也襟謂之檐音昌唇反大夫散其

邑粟與其財物以市武豹之皮故山林之人刺其猛獸刺音七亦反

若從親戚之仇此君冕服於朝而猛獸勝於外大夫已散其

財物萬人得受其派此堯舜之數也言堯舜嘗用此數

桓公曰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何謂事名二對曰天筴陽也壤

筴陰也此謂事名二何謂正名五對曰權也衡也規也矩也

准也此謂正名五其在色者青黃白黑赤也其在聲者宮商

羽徵角也其在味者酸辛鹹苦甘也二五者童山竭澤人君以

數制之人味者所以守民口也聲者所以守民耳也色者所

以守民目也人君失二五者亡其國大夫失二五者亡其勢民

失二五者亡其家此國之至機也謂之國機

輕重之法曰自言能為司馬不能為司馬者殺其身以豐其

鼓自言能治田土不能治田土者殺其身以豐其社自言能

為官不能為官者剝以為門父故無敢姦能誣祿至於君者

矣故相任寅為官都重門擊折不能去亦隨之以法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大准管子對曰大准者天下皆制我

而無我焉此謂大准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今天下起兵加

我臣之能謀厲國定名者割壤而封臣之能以車兵進退成

功立名者割壤而封然則是天下盡封君之臣也非君封之

也天下已封君之臣十里矣天下每動重封君之民二十里君

之民非富也鄰國富之鄰國每動重富君之民負者重貧富



者重富大准之數也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今天下起兵加我民棄其耒耜出持戈於外然則國不得耕此非天凶也此人凶也君朝令而夕求具民肆其財物與其五穀爲饑厭而去賈人受而廩之然則國財之一分在賈人師罷民反其事萬物反其重賈人出其財物國幣之少分廩於賈人若此則幣重三分財物之輕重三分賈人市於三分之間國之財物盡在賈人而君無筴焉民更相制君無有事焉此輕重之大准也管子曰人君操本民不得操末人君操始民不得操卒其在涂者籍之於衢塞其在穀者守之春秋其在萬物者立貨而行故物動則應之故豫奪其涂則民無遵君守其涂則民失其高故守四方之高下國無游賈貴賤相當此謂國衡以利相守則數歸於君矣

管子曰善正商任者省有肆省有肆則市朝閒市朝閒則田野充田野充則民財足民財足則君賦歛焉不窮今則不然民重而君重重而不能輕民輕而君輕輕而不能重天下善者不然民重則君輕民輕則君重此乃財餘以滿不足之數也故凡不能調民利者不可以爲大治不察於終始不可以爲至矣動左右以重相因二十國之筴也鹽鐵二十國之筴也錫金二十國之筴也五官之數不籍於民

桓公問於管子曰輕重之數惡終管子對曰若四時之更舉無所終國有患憂輕重五穀以調用積餘臧羨以備賞天下賓服有海內以富誠信仁義之士故民高辭讓無爲奇恠者彼輕重者諸侯不服以出戰諸侯賓服以行仁義

管子曰一歲耕五歲食粟賈五倍一歲耕六歲食粟賈六倍二



年耕而十一年食夫富能奪貧能予乃可以爲天下且天下者處茲行茲若此而天下可壹也夫天下者使之不使用之不用故善爲天下者母曰使之使不得不使母曰用之使不得不用也

管子曰善爲國者如金石之相舉重鈞則金傾故治權則勢重治道則勢羸今穀重於吾國輕於天下則諸侯之自泯如原水之就下故物重則至輕則去有以重至而輕處者我動而錯之天下即已於我矣物臧則重發則輕散則多幣重則民死利幣輕則決而不用故輕重調於數而止

五穀者民之司命也刀幣者溝瀆也號令者徐疾也今重於寶社稷重於親戚胡謂也對曰夫城郭拔社稷不血食無生臣親沒之後無死子此社稷之所重於親戚者也故有城無人謂之守平虛有人而無甲兵而無食謂之與禍居

桓公問管子曰吾聞海內玉幣有七筴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陰山之礪磬一筴也燕之紫山白金一筴也發朝鮮之文皮一筴也汝漢水之右衢黃金一筴也江陽之珠一筴也秦明山之曾青一筴也禺氏邊山之玉一筴也此謂以寡爲多以狹爲廣天下之數盡於輕重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陰山之馬具駕者千乘馬之平賈萬也金之平賈萬也吾有伏金千斤爲此奈何管子對曰君請使與正籍者皆以幣還於金吾至四萬此一爲四矣吾非埏埴播鑪橐而立黃金也今黃金之重一爲四者數也珠起於赤野之末光黃金起於汝漢水之右衢玉起於禺氏之邊山此度去周七千八百里其涂遠其至脆故先王度用其重而因之珠玉



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先王高下中幣利下上之用百乘之國中而立東西南北度五十里一日定慮二日定載三日出音五日而反百乘之制輕重毋過五日百乘爲耕田萬頃爲戶萬戶爲開口十萬人爲分者萬人爲輕車百乘爲馬四百四千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百五十餘里二日定慮三日定載五日出音十日而反千乘之制輕重毋過一旬千乘爲耕田十萬頃爲戶十萬戶爲開口百萬入爲當分者十萬人爲輕車千乘爲馬四千匹萬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百里三日定慮五日定載十日出音二十日而反萬乘之制輕重毋過二旬萬乘爲耕田百萬頃爲戶百萬戶爲開口千萬人爲當分者百萬入爲輕車萬乘爲馬四萬匹管子曰疋夫爲鰥匹婦爲寡老而無子者爲獨君問其若有

子弟師役而死者父母爲獨上必葬之衣衾三領木必三寸鄉吏視事葬於公壤若產而無弟兄上必賜之匹馬之壤故親之殺其子以爲上用不苦也君終歲行邑里其人力同而宮室美者良萌也力作者也脯二束酒一石以賜之力足蕩游不作老者譙之當壯者遣之邊戍民之無本者貸之圃彊故百事皆舉無留力失時之民此皆國策之數也

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上女衣五中女衣四下女衣三農有常業女有常事一農不耕民有爲之飢者一女不織民有爲之寒者飢寒凍餓必起於糞土故先王謹於其始事再其本民無擅者賣其子三其本若爲食四其本則鄉里給五其本則遠近通然後死得葬矣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無止然則茲涂不可獨遵貨財不安於拘隨之以法則中內



漸民也輕重不調無糧之民不可責理鬻子不可得使君失其民父失其子亡國之數也管子曰神農之數曰一穀不登減一穀穀之法什倍二穀不登減二穀穀之法再什倍夷䟽滿之無食者予之陳無種者貸之新故無什倍之賈無倍稱之民

國准第七十九

輕重十二

齊桓公問於管子曰國准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國准者視時而立儀桓公曰何謂視時而立儀對曰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有虞之王枯澤童山夏后之王燒增藪焚沛澤不益民之利殷人之王諸侯無牛馬之牢不利其器周人之王官能以備物五家之數殊而用一也桓公曰然則五家之數籍何者爲善也管子對曰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禽獸衆也童山竭澤者君智不足也燒增藪焚沛澤不益民利逃械器閉知能者輔已者也諸侯無牛馬之牢不利其器者曰淫器而一民心者也以人御人逃戈刃高仁義乘天國以安已也五家之數殊而用一也

桓公曰今當時之王者立何而可管子對曰請兼用五家而勿盡桓公曰何謂管子對曰立祈祥以固山澤立械器以使萬物天下皆利而謹操重筴童山竭澤益利搏派出金山立幣成菹丘立駢牢以爲民饒彼菹菜之壤非五穀之所生也麋鹿牛馬之地春秋賦生殺老立施以守五穀此以無用之壤臧民之羸五家之數皆用而勿盡

桓公曰五代之王以盡天下數矣來世之王者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好譏而不亂亟變而不變時至則爲過則去王數不可豫致此五家之國准也



輕重甲第八十

輕重十三

桓公曰輕重有數乎管子對曰輕重無數物發而應之間聲而乘之故爲國不能來天下之財致天下之民則國不可成桓公曰何謂來天下之財管子對曰昔者桀之時女樂三萬人端諫晨樂聞於三衢是無不服文繡衣裳者伊尹以薄之游女工文繡纂組一純得粟百鍾於桀之國夫桀之國者天子之國也桀無天下憂飾婦女鍾鼓之樂故伊尹得其粟而奪之流此之謂來天下之財桓公曰何謂致天下之民管子對曰請使州有一掌里有積五窠民無以與正籍者予之長假死而不葬者予之長度飢者得食寒者得衣死者得葬不盜者得振則天下之歸我者若流水此之謂致天下之民故聖人善用非其有使非其人動言搖辭萬民可得而親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子曰夫湯以七十里之薄兼桀之天下其故何也管子對曰桀者冬不爲杠夏不束柎以觀凍溺弛牝虎充市以觀其驚駭至湯而不然夷競而積粟飢者食之寒者衣之不盜者振之天下歸湯若流水此桀之所以失其天下也桓公曰桀使湯得爲是其故何也管子曰女華者桀之所愛也湯事之以千金曲逆者桀之所善也湯事之以千金內則有女華之陰外則有曲逆之陽陰陽之議合而得成其天子此湯之陰謀也

桓公曰輕重之數國准之分吾已得而聞之矣請問用兵奈何管子對曰五戰而至於兵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請戰衡戰准戰流戰權戰勢此所謂五戰而至於兵者也桓



公曰善桓公欲賞死事之後曰吾國者衢處之國饋食之都  
虎狼之所棲也今每戰輿死扶傷如孤荼首之孫仰俸戟之  
寶吾無由予之爲之奈何管子對曰吾國之豪家遷封食邑而居  
者君章之以物則物重不章以物則物輕守之以物則物重不守  
以物則物輕故遷封食邑富商蓄賈積餘藏羨時甚夏之家此  
吾國之豪也故君請縞素而就士室朝功臣世家遷封食邑  
積餘藏羨時甚夏之家曰城肥致衝無委致圍天下有慮齊獨  
不與其謀子大夫有五穀菽粟者勿敢左右請以平賈取之  
子與之定其券契之齒金鏹之數不得爲侈矣焉困窮之民  
聞而糴之金鏹無止遠通不推國粟之賈坐長而四十倍君  
出四十倍之粟以振孤寡牧貧病視獨老窮而無子者靡得  
相鬻而養之勿使赴於溝澮之中若此則士爭前戰爲顏行  
不偷而爲用輿死扶傷死者過半此何故也士非好戰而輕  
死輕重之分使然也

桓公曰皮幹筋角之徵甚重重籍於民而貴市之皮幹筋角  
非爲國之數也管子對曰請以令高杠柴池使東西不相睹  
南北不相見桓公曰諾行事期年而皮幹筋角之徵去分民  
之籍去分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杠池平  
之時夫妻服簞輕至百里今高杠柴池東西南北不相睹天  
酸然兩十人之力不能上廣澤遇兩十人之力不可得而恃  
夫舍牛馬之力所無因牛馬絕罷而相繼死其所者相望皮  
幹筋角徒予人而莫之取牛馬之賈必坐長而百倍天下聞  
之必離其牛馬而歸齊若流故高杠柴池所以致天下之牛  
馬而損民之籍也道若祕云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



桓公曰弓弩多匡軻苦禮切也者而重籍於民奉繕工而使弓

弩多匡軻者其故何也管子對曰鵝鶩之舍近鷓鴣鴇音保

之通遠鷓鴣之所在君請式譬而聘之桓公曰諾行事期年而

上無關者前無趨人三月解弔弓弩無匡軻者召管子而問

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鷓鴣之所在君式譬而聘之菹澤之

民間之越乎而射遠非十鈞之弩不能中鷓鴣鴇彼十鈞

之弩不得策擲不能自正故三月解弔而弓弩無匡軻者此

何故也以其家習其所也

桓公曰寡人欲籍於室屋管子對曰不可是毀成也欲籍於

萬民管子對曰不可是隱情也欲籍於六畜管子對曰不可是

殺生也欲籍於樹木管子對曰不可是伐生也然則寡人安

籍而可管子對曰君請籍於鬼神桓公忽然作色曰萬民室

管子二十三

十一

章改

屋六畜樹木且不可得籍鬼神乃可得而籍夫管子對曰厭

宜乘勢事之利得也計議因權事之囿大也王者乘勢聖人

乘幼與物皆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昔堯之五更五

官無所食君請立五厲之祭祭堯之五吏春獻蘭秋斂落原

魚以爲脯鯢以爲郁若此則澤魚之正伯倍異日則無屋粟

邦布之籍此之謂設之以祈祥推之以禮義也然則自足何

求於民也

桓公曰天下之國莫彊於越今寡人欲北舉事孤竹離枝恐

越人之至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君請過原流大夫立沼池

今以矩游爲樂則越人安敢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

請以今隱三川立負都立大舟之都大身之都有深淵壘十

仞今曰能游者賜千金未能用金千齊民之游水不避吳越



桓公終北舉事於孤竹離枝越人果至隱曲晉以水齊管子  
有扶身之士五萬人以待戰於曲晉大敗越人此之謂水豫  
齊之北澤燒火獵而行火曰燒式照反光照堂下管子入賀桓公曰吾田  
野辟農夫必有百倍之利矣是歲租稅九月而具粟又美相  
公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萬乘之國千乘之國  
不能無薪而炊今北澤燒莫之續則是農夫得居裝而賣其  
薪大曰薪小曰蕘一束十倍則春有以俸邦夏有以決芸此租稅  
所以九月而具也

桓公憂北郭民之貧召管子而問曰北郭者盡履屨之耻也  
以唐園為本利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今禁百鍾之家  
不得事鞮千鍾之家不得為唐園去市三百步者不得樹葵  
菜若此則空閒有以相給資則北郭之耻有所歸其手搔之

管子二十三

十二

章

功唐園之利故有十倍之利

管子曰陰王之國有二而齊與在焉桓公曰此若言可得聞乎  
管子對曰楚有汝漢之黃金而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  
蕘此陰王之國也且楚之有黃金中齊有礬石也苟有操之  
不工用之不善天下倪而是耳使夷吾得居楚之黃金吾能  
令農毋耕而食女毋織而衣今齊有渠展之鹽渠展齊地沛水所流入海之處可蕘  
鹽之所也故曰渠展之鹽請君伐菹薪草枯曰菹采居反煮沸火為鹽正音征而積之  
桓公曰諾十月始正至於正月成鹽三萬六千鍾召管子而  
問曰安用此鹽而可管子對曰孟春既至農事且起大夫無  
得繕冢墓理宮室立臺榭築牆垣北海之衆無得聚庸庸功也  
而煮鹽北海之衆謂北海煮鹽之人本意禁人煮鹽託以農事慮有妨奪先自大夫起欲人不知其機斯為權術若此則鹽  
必坐長而十倍桓公曰善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糶之



梁趙宋衛濮陽彼盡饋人良之也國無鹽則腫守圉之國

本國自無遠饋

而食圍與與禦同

用鹽獨甚桓公曰諾乃以令使糶之得成金萬壹千餘

斤桓公召管子而問曰安用金而可管子對曰請以令使賀獻出正籍者必以金金坐長而百倍運金之重以衡萬物盡歸於君故此所謂用若挹於河海若輸之給馬此陰王之業管子曰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百乘之國必有百金之賈非君之所賴也君之所與故為人君而不審其號令則中一國而二君二王也桓公曰何謂一國而二君二王管子對曰今君之籍取以正萬物之賈輕去其分皆入於商賈此中一國而二君二王也故賈人乘其弊以守民之時貧者失其財是重貧也農夫失其五穀是重竭也故為人君而不能謹守其山林菹澤草萊不可以立為天下王

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山林菹澤草萊者薪蒸之所出犧牲之所起也故使民求之使民籍之因以給之私愛之於民若弟之與兄子之與父也然后可以通財交躬也故請取君之游財而邑里布積之陽春蠶桑且至請以給其口食筒曲之彊若此則絀絲之籍去分而歛矣且四方之不至六時制之春日俾耜次日獲麥次日薄苴次日樹麻次日絕菹次日大雨且至趣芸墮培六時制之臣給至於國都善者鄉因其輕重守其委廬故事至而不妄然后可以立為天下王管子曰一農不耕民或為之飢一女不織民或為之寒故事再其本則無賣其子者事三其本則衣食足事四其本則正籍給事五其本則遠近通死得藏今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無止是使姦除不可獨行遺財不可包止隨之以法則是



下艾民食三升則鄉有正食而盜食二升則里有正食而盜食一升則家有正食而盜今操不反之事而食四十倍之粟而求民之母失不可得矣且君朝令而求夕具有者出其財無有者賣其衣履農夫糶其五穀三分賈而去是君朝令一怒布帛流越而之天下君求焉而無止民無以待之走亡而棲山阜持戈之士顧不見親家族失而不分民走於中而士遁於外此不待戰而內敗

管子曰今爲國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今君躬犁墾田耕發草土得其穀矣民人之食有人若干步畝之數然而有餓餒於衢閭者何也穀有所藏也今君鑄錢立幣民通移人有百十之數然而民有賣子者何也財有所并也故爲人君不能散積聚調高下分并財君雖彊本趣耕發草立幣而無止民猶若不足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欲調高下分并財散積聚不然則世且并兼而無止蓄餘藏羨而不息貧賤鰥寡獨老不與得焉散之有道分之有數乎管子對曰唯輕重之家爲能散之耳請以今輕重之家桓公曰諾東車五乘迎癸乙於周下原桓公問四因與癸乙管子寗戚相與四坐桓公曰請問輕重之數癸乙曰重籍其民者失其下數欺諸侯者無權與管子差肩而問曰吾不籍吾民何以奉車革不籍吾民何以待鄰國癸乙曰唯好心爲可耳夫好心則萬物通萬物通則萬物運萬物運則萬物賤萬物賤則萬物可因知萬物之可因而不因者奪於天下奪於天下者國之大賊也桓公曰請問好心萬



物之可因癸乙曰有餘富無餘乘者責之卿諸侯足其所不賂其游者責之令大夫若此則萬物通萬物通則萬物運萬物運則萬物賤萬物賤則萬物可因矣故知三准同筴者能為天下不知三准之同筴者不能為天下故申之以號令抗之以徐疾也民乎其歸我若流水此輕重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傳戟十萬薪菜之靡日虛十里之衍頓戟一譟而靡幣之用日去千金之積久之且何以待之管子對曰粟賈平四十則金賈四千粟賈金四十則鍾四百也十鍾四千也二十鍾者為八千也金賈四千則二金中八千也然則一農之事終歲耕百畝百畝之收不過二十鍾一農之事乃中二金之財耳故粟重黃金輕黃金重而粟輕兩者不衡立故善者重粟之賈金四百則是鍾四千也十鍾四萬二十鍾者八萬

金賈四千則是十金四萬也二十金者為八萬故發號出令曰一農之事有二十金之筴然則地非有廣狹國非有貧富也通於發號出令審於輕重之數然管子曰渾然擊鼓士忿怒鎗然擊金士帥然箠桐鼓從之輿死扶傷爭進而無止口滿用手滿錢非大父母之仇也重祿重賞之所使也故軒冕立於朝爵祿不隨臣不為忠中軍行戰委子之賞不隨士不死其列陳然則是大臣執於朝而列陳之士執於賞也故使父不得子其子兄不得弟其弟妻不得有其夫唯重祿重賞為然耳故不遠道里而能威絕域之民不險山川而能服有恃之固發若雷霆動若風雨獨出獨入莫之能圍

桓公曰四夷不服恐其逆政游於天下而傷寡人寡人之行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吳越不朝珠象而以為幣乎發朝鮮



不朝請文皮毳他卧切落毛也服而以為幣乎禹氏不朝請以白璧為幣乎崑崙之虛不朝請以璆琳琅玕為幣乎故夫握而不見於手含而不見於口而辟千金者珠也然後八千里之吳越可得而朝也一豹之皮容金而金也然後八千里之發朝鮮可得而朝也懷而不見於抱挾而不見於掖而辟千金者白璧也然後八千里之禺氏可得而朝也簪珥而辟千金者璆琳琅玕也然後八千里之崑崙之虛可得而朝也故物無主事無接遠近無以相因則四夷不得而朝矣

管子卷第二十三





管子卷第二十四

唐司空房

玄齡

注

輕重乙第八十一

輕重丙第八十二

輕重丁第八十三

輕重戊第八十四

輕重己第八十五

輕重庚第八十六

輕重乙第八十一

輕重第四



桓公曰天下之朝夕可定乎管子對曰終身不定桓公曰其不定之說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天子中立國之四面面萬有餘里民之入正籍者亦萬有餘里故有百倍之力而不至者有十倍之力而不至者有倪而是者則遠者疏疾怨上邊竟諸侯受君之怨民與之為善缺然不朝是天子塞其涂熟穀者去天下之可得而霸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與之立壤列天下之

管子二四

王

旁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兼霸之壤三百有餘里此諸侯度百里負海子男者度七十里若此則如曾之使辭辭之使指也然則小不能分於民推徐疾羨不足雖在下不為君憂夫海出沸無止山生金木無息草木以時生器以時靡幣師水之鹽以日消終則有始與天壤爭是謂立壤列也

武王問於癸度曰賀獻不重身不親於君左右不足支不善於群臣故不欲收稽戶籍而給左右之用為之有道乎癸度對曰吾國者衢處之國也遠結之所通游客蓄商之所道財物之所遵故苟入吾國之粟因吾國之幣然後載黃金而出故君請重重而衡輕輕運物而相因則國筴可成故謹毋失其度未與民可治武王曰行事奈何癸度曰金出於汝漢之右衢珠出於赤野之末光玉出於禺氏之旁山此皆距周七



千八百餘里其餘遠其至阨故先王度用於其重因以珠玉  
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故先王善高下中幣制下  
上之用而天下足矣

桓公曰衡謂寡人曰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鈹一鎌一鐮一推

一鎚然後成爲農一車必有一斤一鋸一鉅一鑽一鑿一鉢時摘切一鉢時摘切

屬一軻然後成爲車一女必有一刀一錐一箴一鈇長針也然

後爲女請以今斷山木鼓山鐵是可以毋籍而用足管子

對曰不可今發徒諒而作之則逃亡而不守發民則下疾怨

上邊竟有兵則懷宿怨而不戰未見山鐵之利而內敗矣故

善者不如與民量其重計其贏民得其十君得其三有雜之以

輕重守之以高下若此則民疾作而爲上虜矣

桓公曰請問壤數管子對曰河壩諸侯畝鍾之國也疇山

諸侯之國也河壩諸侯常不勝山諸侯之國者豫戒者也桓

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河壩諸侯畝鍾之國也故

穀衆多而不理固不得有至於山諸侯之國則斂蔬藏菜此

之謂豫戒桓公曰壤數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昔狄諸侯

畝鍾之國也故粟十鍾而鎡金程諸侯山諸侯之國也故粟

五金而鎡金故狄諸侯十鍾而不得傳戟程諸侯五金而得

傳戟十倍而不足或五分而有餘者通於輕重高下之數國

有十歲之蓄而民食不足者皆以其事業望君之祿也君有

山海之財而民用不足者皆以其事業交接於上者也故租

籍君之所宜得也正籍者君之所強求也亡君廢其所宜得

而斂其所強求故下怨上而今不行民奪之則怒予之則喜

民情固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所不見奪之理故五穀粟



米者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布者民之通貨也先王善制其通貨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盡也管子曰泉雨五尺其君必辱食稱之國必亡待五穀者衆也故樹木之勝霜露者不受令於天家足其所者不從聖人故奪然後予高然後下喜然後怒天下可舉

桓公曰強本節用可以爲存乎管子對曰可以爲益愈而未足以爲存也昔者紀氏之國強本節用者其五穀豐滿而不能理也四流而歸於天下若是則紀氏其強本節用適足以使其民穀盡而不能理爲天下虜是以其國亡而身無所處故可以益愈而不足以爲存故善爲國者天下下我高天下輕我重天下多我寡然後可以朝天下

桓公曰寡人欲毋穀一士毋頓一戟而辟方都二爲之有道乎

管子二四

三

乙成

管子對曰涇水十二空汶淵洙沿滿三之於乃請以今使九月種麥日至日穫則時雨未下而利農事矣桓公曰諾今以九月種麥日至而穫量其艾一收之積中方都二故此所謂善因天時辯於地利而辟方都之道也

管子入復桓公曰終歲之租金四萬二千金請以一朝素賞軍士桓公曰諾以令至鼓期於泰舟之野期軍士桓公乃即壇而立甯戚鮑叔隰朋易牙賓胥無皆差肩而立管子執抱而揖軍士曰誰能陷陳破衆者賜之百金三問不對有一人秉劍而前問曰幾何人之衆也管子曰千人之衆千人之衆臣能陷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兵接弩張誰能得卒長者賜之百金問曰幾何人卒之長也管子曰千人之長千人之長臣能得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誰能聽旌旗之所指而得執將



首者賜之千金言能得者壘千人賜之人千金其餘言能  
外斬首者賜之人十金一朝素賞四萬二千金廓然虛桓公惕  
然太息曰吾曷以識此管子對曰君勿患且使外爲名於其  
內鄉爲功於其親家爲德於其妻子若此則士必爭名報德  
無北之意矣吾舉兵而攻破其軍并其地則非特四萬二千  
金之利也五子曰善桓公曰諾乃誡大將曰百人之長必爲之  
朝禮千人之長必拜而送之降兩級其有親戚者必遺之酒  
四石肉四鼎其無親戚者必遺其妻子酒三石肉三鼎行教  
半歲父教其子兄教其弟妻諫其夫曰見其若此其厚而不  
死列陳可以反於鄉乎桓公衍終舉兵攻萊戰於莒必市里  
鼓旗未相望衆少未相知而萊人大遁故遂破其軍兼其地  
而虜其將故未列地而封未出金而賞破萊軍并其地禽其  
君此素賞之計也

桓公曰曲防之戰民多假貸而給上事者寡人欲爲之出賂  
爲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令富商甚富賈百符而一馬無有  
者取於公家若此則馬必坐長而百倍其本矣是公家之馬  
不離其牧阜而曲防之戰略足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崇弟蔣弟丁惠之功世吾歲罔寡人不得  
籍斗升焉去菹菜鹹鹵斥澤山閒壞壘不爲用之壤寡人不  
得籍斗升焉去一列稼緣封十五里之原強耕而自以爲落  
其民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則是寡人之國五分而不能操其  
二是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以是與天子提衡爭秩  
於諸侯提持也合衆弱以事一  
強者謂之衡秩次也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唯籍於號  
令爲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發師置屯藉



農

屯戍也發師置戍  
人有粟者則不行

十鍾之家不行

六斛四斗為鍾

百鍾之家不行千鍾

之家不行行者不能百之一千之十而困窮之數

困丘倫反  
窮力救反

皆

見於上矣君案困窮之數令之曰國貧而用不足請以平價

取之子皆案困窮而不能挹損焉

挹猶謂  
減其數

君直幣之輕重以

決其數

直猶當也謂使  
其積粟之數

使無券契之責

分之日券合之日契責讀曰  
債使百姓皆稱貸於君則無

契券

則積藏困窮之粟皆歸於君矣故九州無敵竟上無患

令曰罷師歸農無所用之管子曰天下有兵則積藏之粟足

以備其糧天下無兵則以賜貧賤若此則菹菜鹹鹵斥澤山

間壤壘之壤無不發草此之謂籍於號令

管子曰滕魯之粟金百則使吾國之粟金千滕魯之粟四流

而歸我若下深谷者非歲凶而民飢也辟之以號令引之以

徐疾施乎其歸我若流水

桓公曰吾欲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為此有道乎管

子對曰粟重而萬物輕粟輕而萬物重兩者不衡立故殺正

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則請重粟之價金三百若是則田

野大辟而農夫勸其事矣桓公曰重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

令與大夫城藏使卿諸侯藏千鍾令大夫藏五百鍾列大夫

列大夫  
中大夫

藏百鍾富商蓄田買藏五十鍾內可以為國委外可以益

農夫之事桓公曰善下令卿諸侯令大夫城藏農夫辟其五

穀三倍其賈則正商失其事而農夫有百倍之利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衡有數乎管子對曰衡無數也衡者使物

壹高壹下不得常固桓公曰然則衡數不可調耶管子對曰

不可調調則澄澄則常常則高下不貳高下不貳則萬物不

可得而使固桓公曰然則何以守時管子對曰夫歲有四秋



而分有四時故曰農事且作請以什伍農夫賦耜鐵此之謂  
春之秋大夏且至絲纊之所作此之謂夏之秋而大秋成五穀  
之所會此之謂秋之秋大冬營室中女事紡績緝縷之所作  
也此之謂冬之秋故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已得四者之序  
發號出令物之輕重相什而相伯故物不得有常固故曰衡無數  
桓公曰皮幹筋角竹箭羽毛齒革不足為此有道乎管子曰  
惟曲衡之數為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為  
諸侯之商賈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藟菽五乘者有  
伍養天下之商賈歸齊若流水

輕重丙第八十二上

管子輕重十五

輕重丁第八十三

管子輕重十六

右石鑿謀  
右菁茅謀

桓公曰寡人欲西朝天子而賀獻不足為此有數乎管子對

曰請以令城陰里

城者築城也  
陰里齊地也

使其牆三重而門九龍

龍亦重也欲其

事密而人不知  
又先託築城

因使玉人刻石而為鑿

刻石刻  
其齒石尺者萬泉八寸者八

千七寸者七千珪中

丁仲反

四千瑗中五百

好倍肉  
曰瑗

鑿之數已具管

子西見天子曰弊邑之君欲率諸侯而朝先王之廟觀於周  
室請以令使天下諸侯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者不得

不以形弓石鑿不以形弓石鑿者

形弓朱弓也非齊之所出蓋不可  
獨言石鑿兼以形弓者猶藏其機

不得

入朝天子許之曰諾號令於天下天下諸侯載黃金珠玉五穀  
文采布帛輸齊以收石鑿石鑿流而之天下天下財物流而  
之齊故國八歲而無籍陰里之謀也

### 右石鑿謀

桓公曰天子之養不足號令賦於天下則不信諸侯為此有  
道乎管子對曰江淮之間有一茅而三脊毋至其本名之曰



菁茅請使天子之吏環封而守之夫天子則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號今天下諸侯曰諸從天子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者必抱菁茅一束以爲禪籍不如今者不得從天子下諸侯載其黃金爭秩而走江淮之菁茅坐長而十倍其賈一束而百金故天子三日即位天下之金四流而歸周若流水故周天子七年不求賀獻者菁茅之謀也

右菁茅謀

桓公曰寡人多務令衡籍吾國之富商蓄賈稱貸家以利吾貧萌農夫不失其本事反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惟反之以號令爲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使賓胥無馳而南隰朋馳而北甯戚馳而東鮑叔馳而西四子之行定夷吾請號令謂四子曰子皆爲我君視四方稱貸之間其受息之氓

幾何千家以報吾鮑叔馳而西反報曰西方之氓者帶濟負河菹澤之萌也漁獵取薪蒸而爲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鍾少者六七百鍾其出之鍾也一鍾其受息之萌九百餘家賓胥無馳而南反報曰南方之萌者山居谷處登降之萌也上斷輪軸下采杼粟田獵而爲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七百萬其出之中伯伍也其受息之萌八百餘家甯戚馳而東反報曰東方之萌帶山負海苦處上斷福漁獵之萌也治葛縷而爲食其稱貸之家下惠高國多者五千鍾少者三千鍾其出之中鍾五金也其受息之萌八九百家隰朋馳而北反報曰北方萌者衍處負海煮沛爲鹽梁濟取魚之萌也薪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七百萬其出之中伯二十也受息之萌九百餘家凡稱貸之家出泉參千萬出粟參數千



萬鍾受子息民參萬家四子已報管子曰不棄我君之有萌  
中一國而五君之正也然欲國之無貧兵之無弱安可得哉桓  
公曰爲此有道乎管子曰惟反之以號令爲可請以今賀獻  
者皆以鑿枝蘭鼓則必坐長什倍其本矣君之棧臺之職亦  
坐長什倍請以今召稱貸之家君因酌之酒太宰行觴桓公  
舉衣而問曰寡人多務令衡籍吾國聞子之假貸吾貧萌使  
有以終其上令寡人有鑿枝蘭鼓其賈中純萬泉也願以爲  
吾貧萌決其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責稱貸之家皆齊首而  
稽顙曰君之憂萌至於此請再拜以獻堂下桓公曰不可子  
使吾萌春有以傳耜夏有以使芸寡人之德子無所寵若此  
而不受寡人不得於心故稱貸之家曰皆再拜受所出棧臺  
之職未能參于純也而決四方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責四

方之萌聞之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曰夫墾田發務上之所急  
可以無庶乎君之憂我至於此此之謂反準

管子曰昔者癸度居人之國必四面望於天下下高亦高天  
下高我獨下必失其國於天下桓公曰此若言曷謂也管子  
對曰昔萊人善染練苴之於萊純錙綯綬之於萊亦純錙也  
其周中十金萊人知之間慕苴苴空周且斂馬作見於萊人操  
之萊有推馬是自萊失其苴苴而反準於馬也故可因者因之  
乘者乘之此因天下以制天下此之謂國準

桓公曰齊西水潦而民飢齊東豐庸而糶賤庸用也謂豐且稔而足用欲

以東之賤被西之貴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今齊西之粟釜

五鍾百泉則鉅二十也斗二勝八合曰鉅齊東之粟釜十泉則鉅

二錢也請以今籍人三十泉得以五穀菽粟決其籍若此則

爲釜五鍾百泉則鉅二十也烏侯反泉錢也



齊西出三斗而決其籍齊東出三金而決其籍然則金十之粟皆實於倉廩西之民飢者得食寒者得衣無本者子之陳無種者子之新若此則東西之相被遠近之準平矣

君下令稅人三十錢

準以五穀令齊西之人納三斗東之人納三金以賑西之人則東西俱平矣管子曰智用無窮以區區之齊一匡天下本仁祖義成其霸業所行權術因機而發非為常道故別篇云偏行而不盡也桓公曰衡數吾已得聞之矣請問國準

管子對曰孟春且至溝瀆阡而不遂谿谷報上之水不安於藏內毀室屋壞牆垣外傷田野殘禾稼故君謹守泉金之謝物且為之舉大夏帷蓋衣幕之奉不給謹守泉布之謝物且為之舉大秋甲兵求繕弓弩求弦謹絲麻之謝物且為之舉大冬任甲兵糧食不給黃金之賞不足謹守五穀黃金之謝物且為之舉已守其謝富商苦費不得如故此之謂國準

管子二十四

九

龍鬪於馬謂之陽牛山之陰管子八復於桓公曰天使使者

臨君之郊請使大夫初飭左右立服天之使者乎天下聞之曰神哉齊桓公天使使者臨其郊不待舉兵而朝者八諸侯此乘天威而動天下之道也故智者役使鬼神而愚者信之桓公終神管子八復桓公曰地重投之哉北國有慟風重投之哉北國有槍星其君必辱國有彗星必有流血浮丘之戰彗之所出必服天下之仇今彗星見於齊之分請以今朝功臣世家號令於國中曰彗星出寡人恐服天下之仇請有五穀收粟布帛文采者皆勿敢左右國且有大事請以平賈取之功臣之家人民百姓皆獻其穀菽粟泉金歸其財物以佐君之大事此謂乘天嗇而求民鄰財之道也

桓公曰大夫多并其財而不出腐朽五穀而不散管子對曰請以令召城陽大夫而請之桓公曰何哉管子對曰城陽大



夫嬖寵被締絃鵠鴉含餘糝齊鍾鼓之聲吹笙篪同姓不

入伯叔父母遠近兄弟皆寒而不得衣飢而不得食子欲盡

忠於寡人能乎故子母復見寡人滅其位杜其門而不出功臣

之家皆爭發其積藏出其資財以予其遠近兄弟以為未足

又收國中之貧病孤獨老不能自食之萌皆與得焉故桓公推

仁立義功臣之家兄弟相戚骨肉相親國無飢民此之謂縲數

桓公曰崢丘之戰崢丘地名未聞說即葵丘民多稱貸負子息以給上之急

度上之求寡人欲復業產業產者本業也此何以洽洽通也言百姓為我

之何以通於此也管子對曰惟縲數為可耳縲讀曰謬假此術以陳其事也桓公曰諾今

左右州曰表稱貸之家旌表也皆聖白其門而高其閭亦所以貴重之州

通之師執折筭曰君且使使者桓公使八使者式弊而聘之

以給鹽菜之用今使者賈石壁而與仍存問之謙言鹽菜之用稱貸之家皆齊首稽顙

而問曰何以得此也使者曰君今日寡人聞之詩曰愷悌君

子民之父母也寡人有崢丘之戰吾聞子假貸吾貧萌使有

以給寡人之急度寡人之求使吾萌春有以傳耜夏有以浹

芸而給上事子之力也是以式弊而聘子以給鹽菜之用故

子中民之父母也稱貸之家皆折其券而削其書舊執之券皆折毀之所書

之債皆削除之不用發其積藏出其財物以振貧病分其故貲故國中

大給崢丘之謀也此之謂縲數

桓公曰四郊之民貧商賈之民富寡人欲殺商賈之民以益

四郊之民為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今決瓊洛之水通之杭

莊之間桓公曰諾行令未能一歲而郊之民殷然益富商賈

之民廓然益貧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其故何也管子對曰

決瓊洛之水通之杭莊之間則層酤之汁肥流水則民蚩蚩巨雄



翡翠小鳥皆歸之。且昏飲此水上之樂也。賈人蓄物而賣，爲  
讎買爲取市，未央畢而委舍其守，列投蟲蛇，巨雄新冠五尺，  
請挾彈懷丸游水上，彈翡翠小鳥，被於暮故，賤賣而貴買，四  
郊之民賣賤，何爲不富哉？商賈之人何爲不貧乎？桓公曰：善。  
桓公曰：五衢之民衰然多衣弊，而屨穿，寡人欲使帛布絲纊  
之賈賤，爲之有道乎？管子曰：請以今沐途旁之樹枝，使無尺  
寸之陰。桓公曰：諾。行令未能一歲，五衢之民皆多衣帛，完屨  
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其何故也？管子對曰：途旁之樹未沐  
之時，五衢之民男女相好往來之市者，罷市相睹樹下談語，  
終日不歸，男女當壯，扶輦推輿相睹樹下戲笑，超距終日不  
歸，父兄相睹樹下論議，立語終日不歸，是以田不發，五穀不  
播，麻桑不種，鹽纒不治，內嚴一家而三不歸，則帛布絲纊之  
賈安得不貴？桓公曰：善。

桓公曰：糶賤寡人，恐五穀之歸於諸侯，寡人欲爲百姓萬民  
藏之，爲此有道乎？管子曰：今者夷吾過市，有新成困京者二  
家。大困曰京君請式壁而聘之。式用也，壁石壁也，聘問也，賜之以壁，仍存問之。桓公曰：諾。行今  
半歲，萬民間之，舍其作業而爲困京，以藏菽粟五穀者，過半。  
桓公問管子曰：此其何故也？管子曰：成困京者，二家君式壁  
而聘之名，顯於國中國中，莫不聞是民，上則無功顯名於百  
姓也，功立而名成，下則實其困京，上以給上，爲君壹舉而名  
實俱在也。民何爲也？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王數之守終始，可得聞乎？管子曰：正月  
之朝，穀始也，日至百日黍稷之始也，九月斂實，平麥之始也。  
管子問於桓公，敢問齊方于幾何里？桓公曰：方五百里。管子



曰陰雍長城之地其於齊國三分之一非穀之所生也泮龍夏其於齊國四分之一也朝夕外之所帶齊地者五分之一非穀之所生也然則吾非託食之主耶桓公遽然起曰然則爲之奈何管子對曰動之以言潰之以辭可以爲國基且君幣籍而務則賈人獨操國趣君穀籍而務則農人獨操國固君動言操辭左右之流君獨因之物之始吾已見之矣物之終吾已見之矣物之賈吾已見之矣管子曰長城之陽魯也長城之陰齊也三敗殺君二重臣定社稷者吾此皆以狐突之地封者也故山地者山也水地者澤也薪芻之所生者斥也公曰託食之主及吾地亦有道乎管子對曰守其三原公曰何謂三原管子對曰君守布則籍於麻十倍其賈布五十倍其賈此數也君以織籍籍於系未爲系籍系撫織再十倍其賈如此則云五穀之籍是故籍於布則撫之系籍於穀則撫之山籍於六畜則撫之術籍於物之終始而善御以言公曰善管子曰以國一籍臣右守布萬兩而右麻籍四十倍其賈衍布五十倍其賈公以重布決諸侯賈如此而有二十齊之故是故輕軼於賈穀制畜者則物軼於四時之輔善爲國者守其國之財湯之以高下注之以徐疾一可以爲百未嘗籍求於民而使用若河海終則有始此謂守物而御天下也公曰然則無可以爲有乎貧可以爲富乎管子對曰物之生未有刑而王霸立其功焉是故以人求人則人重矣以數求物則物重矣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舉國而一則無貲舉國而十則有百然則吾將以徐疾御之若左之授右若右之授左是以外內不蹙終身無咎王霸之不求於人而求之終始四



時之高下令之徐疾而已矣源泉有竭鬼神有歇守物之終始身不竭此謂源究

輕重戊第八十四

輕重十七

桓公問於管子曰輕重安施管子對曰自理國處戲以來未有不以輕重而能成其王者也公曰何謂管子對曰處戲作造六峯以迎陰陽作九九之數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神農作樹五穀淇山之陽九州之民乃知穀食而天下化之黃帝作鑛鑿生火以熟葷臊民食之無茲脣之病而天下化之黃帝之王童山竭澤有虞之王燒曾數斬羣害以為民利封土為社置木為閭始民知禮也當是其時民無愠惡不服而天下化之夏人之王外鑿二十壘隸十七淇疏三江鑿五湖道四涇之水以商九州之高以治九數民乃知城郭門閭室屋之

管子二十四

十三

精

築而天下化之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馬以為民利而天下化之周人之王循六峯合陰陽而天下化之公曰然則當世之王者何行而可管子對曰并用而毋俱盡也公曰何謂管子對曰帝王之道備矣不可加也公其行義而已矣公曰其行義奈何管子對曰天子幼弱諸侯元強聘享不上公其弱強繼絕率諸侯以起周室之祀公曰善

桓公曰魯梁之於齊也干穀也逢螽螯也齒之有脣也

逢螽古蜂字螯音尸亦

反言魯梁二國常為齊患也

今吾欲下魯梁何行而可管子對曰魯梁之民

俗為縑

徒奚反縑之厚者謂之縑

公服縑令左右服之民從而服之公因令

齊勿敢為必仰於魯梁則是魯梁釋其農事而作縑矣桓

公曰諾即為服於泰山之陽

魯梁二國在泰山之南故為服於此近其培也欲魯梁人速知之

十日

而服之管子告魯梁之賈人曰子為我致縑千匹賜子金三



百斤什至而金三十斤則是魯梁不賦於民財用足也魯梁之君聞之則教其民爲緜十二月而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郭中之民道路揚塵十步不相見緜緜而踵相隨緜緜謂連續也緜息列反

緜丘喬反車轂智齒駢連伍而行智齒切齒也士角反言其車轂往來相齧而駢東西連而行皆趨緜利耳管子

曰魯梁可下矣公曰奈何管子對曰公宜服帛率民去緜閉

關毋與魯梁通使公曰諾後十月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之

民餓餒相及相及猶相繼也應聲之正無以給上應聲之正謂急速之賦正音征魯梁

之君即令其民去緜脩農穀不可以三月而得魯梁之人糶十百

穀斗千錢齊糶十錢穀斗十錢二十四月魯梁之民歸齊者十分之六三

年魯梁之君請服桓公問管子曰民飢而無食寒而無衣應

聲之正無以給上室屋漏而不居牆垣壞而不築爲之奈何

管子對曰沐涂樹之枝也桓公曰諾今謂左右伯沐涂樹之

管子二四

一四

枝左右伯受沐涂樹之枝闊其年民被白布清中而濁應聲

之正有以給上室屋漏者得居牆垣壞者得築公召管子問

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齊者夷萊之國也一樹而百乘息其下

者以其不捐也衆鳥居其上丁壯者胡丸操彈居其下終日

不歸父老拊枝而論終日不歸歸市亦惰倪終日不歸今吾

沐涂樹之枝日中無尺寸之陰出入者長時行者疾走父老

歸而治生丁壯者歸而薄業彼臣歸其三不歸此以鄉不資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萊莒與柴田相并爲之奈何管子對曰萊

莒之山生柴君其率白徒之卒鑄莊山之金以爲幣重萊之

柴賈萊君聞之告左右曰金幣者人之所重也柴者吾國之

奇出也以吾國之奇出盡齊之重寶則齊可并也萊即釋其

耕農而治柴管子即令隰朋友農二年桓公止柴萊莒之糶



三百七十齊糶十錢萊莒之民降齊者十分之七二十八月萊莒之君請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楚者山東之強國也其人民習戰鬪之道舉兵伐之恐力不能過兵弊於楚功不成於周爲之奈何管子對曰即以戰鬪之道與之矣公田何謂也管子對曰公貴買其鹿桓公即爲百里之城使人之楚買生鹿楚生鹿當一而八萬管子即令桓公與民通輕重藏穀什之六令左司馬伯公將白徒而鑄錢於莊山令中大夫王邑載錢二千萬求生鹿於楚楚王聞之告其相曰彼金錢人之所重也國之所以存明主之所以賞有功禽獸者群害也明主之所棄逐也今齊以其重寶貴買吾群害則是楚之福也天且以齊私楚也子告吾民急求生鹿以盡齊之寶楚民即釋其耕農而田

鹿管子告楚之賈人曰子爲我至生鹿二十賜子金百斤什至而金千斤也則是楚不賦於民而財用足也楚之男子居外女子居涂隰朋教民藏粟五倍楚以生鹿藏錢五倍管子曰楚可下矣公曰奈何管子對曰楚錢五倍其君且自得而脩穀錢五倍是楚強也桓公曰諾因令人閉關不與楚通使楚王果自得而脩穀穀不可三月而得也楚糶四百齊因令人載粟處莘之南楚人降齊者十分之四三年而楚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代國之出何有管子對曰代之出狐白之皮公其貴買之管子曰狐白應陰陽之變六月而壹見公貴買之代人忘其難得喜其貴買必相率而求之則是齊金錢不必出代民必去其本而居山林之中離枝聞之必侵其北離枝侵其北代必歸於齊公曰今齊載金錢而往桓公曰諾即



令中大夫王師北將人徒載金錢之代谷之上求狐白之皮  
代王聞之即告其相曰代之所以弱於離枝者以無金錢也  
今齊乃以金錢求狐白之皮是代之福也子急令民求狐白  
之皮以致齊之幣寡人將以來離枝之民代人果去其本處  
山林之中求狐白之皮二十四月而不得一離枝聞之則侵其  
北代王聞之大恐則將其士卒葆於代谷之上離枝遂侵其  
北王即將其士卒願以下齊齊未亡一錢幣脩使三年而代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谷制衡山之術爲之奈何管子對曰公  
其令人貴買衡山之械器而賣之燕代必從公而買之秦趙  
聞之必與公爭之衡山之械器必倍其賈天下爭之衡山械  
器必什倍以上公曰諾因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不敢辯其  
貴賈齊修械器於衡山十月燕代聞之果令人之衡山求買  
械器燕代修三月秦國聞之果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衡山  
之君告其相曰天下爭吾械器令其買再什以上衡山之民  
釋其本脩械器之巧齊即令隰朋漕粟於趙趙糴十五隰朋  
取之石五十天下聞之載粟而之齊齊脩械器十七月脩糴  
五月即閉關不與衡山通使燕代秦趙即引其使而歸衡山  
械器盡魯削衡山之南齊削衡山之北內自量無械器以應  
二敵即奉國而歸齊矣

輕重已第八十五

輕重十八

清神生心心生規規生矩矩生方方生正正生曆曆生四時  
四時生萬物聖人因而理之道徧矣以冬日至始數四十六日  
冬盡而春始天子東出其國四十六里而壇服青而纒青搢  
王摠帶王監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曰犧牲



以魚發出令曰生而勿殺賞而勿罰罪獄勿斷以待期年教民樵室鑽鑿墮竈泄井所以壽民也耜耒耨懷鉛鉛又擅權渠隄緣所以御春夏之事也必具教民爲酒食所以爲孝敬也民生而無父母謂之孤子無妻無子謂之老鰥無夫無子謂之老寡此三人者皆就官而衆可事者不可事者食如言而勿遺多者爲功寡者爲罪是以路無行乞者也路有行乞者則相之罪也天子之春令也以冬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春至天子東出其國九十二里而壇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星十日之內室無處女路無行人苟不樹藝者謂之賊人下作之地上作之天謂之不服之民處里爲下陳處師爲下通謂之役夫三不樹而主使之天子之春令也以春日始數四十六日春盡而夏始天子服黃而靜處朝

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發號出令曰毋聚大衆毋行大火毋斷大木誅大臣毋斬大山毋戮大衍滅三大而國有害也天子之夏禁也

以春日始數九十二日謂之夏至而麥熟天子祀於太宗其盛以麥麥者穀之始也宗者族之始也同族者人殊族者處皆齊大材出祭王母天子之所以主始而忌諱也

以夏日始數四十六日夏盡而秋始而黍熟天子祀於太祖其盛以黍黍者穀之美者也祖者國之重者也大功者太祖小功者小祖無功者無祖無功者皆稱其位而立沃有功者觀於外祖者所以功祭也非所以戚祭也天子之所以異貴賤而賞有功也以夏日始數九十二日謂之秋至秋至而禾孰天子祀於太宗西出其國百三十八里而壇服白而纁白



擗玉摠帶錫監吹埴簾之風擊動金石之音朝諸侯卿大夫  
列士循於百姓號日祭月犧牲以彘發號出令罰而勿賞奪  
而勿予罪獄誅而勿生終歲之罪毋有所赦作衍牛馬之實  
在野者王天子之秋計也

以秋日至始數四十六日秋盡而冬始天子服黑統黑而靜  
處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發號出令曰毋行大火毋  
斬大山毋塞大水毋犯天之隆天子之冬禁也

以秋日至始數九十二日天子北出九十二里而壇服黑而統  
黑朝諸侯卿大夫列士號曰發繇趣山人斷伐具械器趣植  
人薪藿葦足蓄積三月之後皆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謂之大  
通三月之蓄凡在趣耕而不耕民以不令不耕之害也宜芸  
而不芸百草皆存民以僅存不芸之害也宜穫而不穫風雨  
將作五穀以削士民零落不穫之害也宜藏而不藏霧氣陽  
陽宜死者生宜蟄者鳴不臧之害也張耒當弩鉞擗當劍戟  
獲渠當脅鞞蓑笠當挾櫓故耕械具則戰械備矣  
輕重庚第八十六 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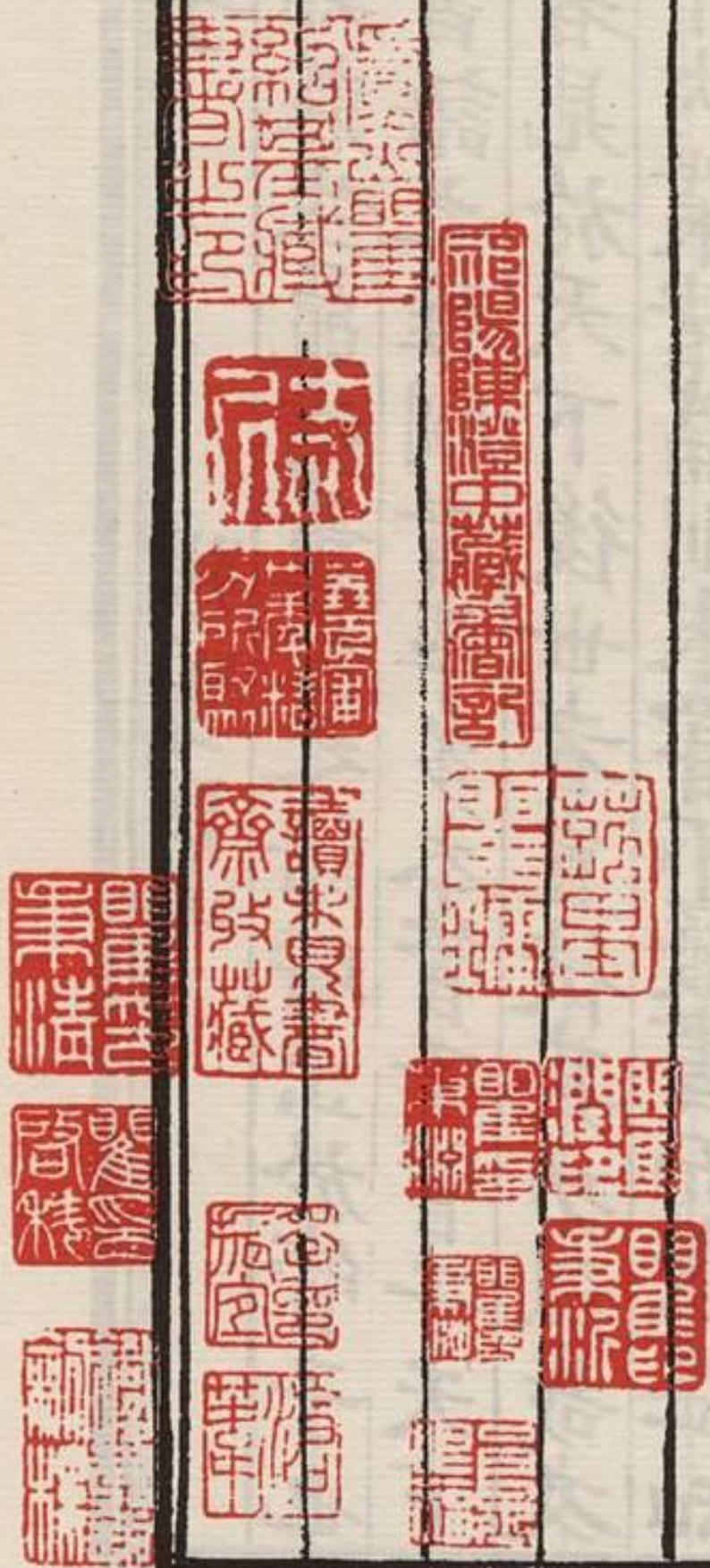
管子卷第二十四



讀管子

張嶠巨山

余讀管子然後知莊生鼯錯董生之語時出於管子也  
不獨此耳凡漢書語之雅馴者率多本管子管子天下  
之奇文也所以著見於天下後世者豈徒其功烈哉及  
讀心術白心上下內業諸篇則未嘗不廢書而歎益知  
其功業之所本然後知世之知管子者殊淺也管子書  
多古字如專作搏忒作貞宥作侑況作兄釋作澤此類  
甚衆大匡載召忽語曰百歲之後吾君下世犯吾命而  
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兄與我齊國  
之政也而注乃謂召忽呼管仲爲兄曰澤命不渝而注  
乃以爲澤恩之命甚陋不可徧舉書既雅奧難句而爲  
之注者復繆於訓故益使後人疑惑不能究知世傳房  
玄齡所注恐非是予求管子書久矣紹興己未乃從人  
借得之後而讀者累月始頗窺其義訓然舛脫甚衆其  
所未解尚十二三用上下文義及參以經史刑政頗爲  
改正其訛謬疑者表而發之其所未解者置之不敢以  
意穿鑿也既又取其間奧於理切於務者抄而藏於家  
將得善本而卒業焉







管子世鮮善本往時曾見陸勅先校宋本在小讀書堆後於任蔣橋顧氏借得小字宋本其卷一後有長方印記其文云瞿源蔡潛道宅墨寶堂新雕印驗其款式當在南宋末年中缺十三至十九卷即其存者取與陸校本對亦多不同蓋非最善之本也甲子歲余友陶蘊輝攜書於都門得大宋甲申中秋楊忱序本板寬而行密亦小字者因以寄余索直一百二十金豪釐余亦重其代購之意如數許之遂得有其全本案大宋甲申不言何朝核其板刻當在南宋初以卷末附張巨山讀管子一篇也內有鈔補并偽刻之葉在第六卷中遍訪諸藏書家無可借鈔時錢唐友人謂余曰嘉興某家有影宋鈔本与此正同余聞之欣然久而無以應我之求適陶君往嘉興於小肆中獲其半檢所缺葉一完好字跡與刻本纖毫<sub>不可減</sub>不爽方信影鈔者即從余所得本出而下半部偶失之耳命工用宋帝從影鈔本重摹輟鈔補偽刻之葉而重裝之管子至今日宋

刻始完好無闕豈非快事取對顧氏小字本高出一籌當是勅先所據以校劉績之本者也後錢唐友人來詢之知嘉興所見者即此鈔本其不肯明言在書肆者恐余掇之先得孰知已有代購之人為之始之終之俾作兩美之合也嘉慶丙寅立冬後一日士礼居重裝并記

堯翁黃丕烈



戊辰正月从瞿氏段得此本与海寧唐崇甫常韻張純卿同校一過于趙刻本之上

記此戴聖志于始城山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管子〔唐〕房玄齡註.—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004.6

(中華再造善本)

ISBN 7-5013-2278-3

I. 管… II. 房… III. ①法家②管子—註釋  
IV. B226.1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3)第077219號

ISBN 7-5013-2278-3



9 787501 322787 >

書名 管子(全六冊)  
著者 〔唐〕房玄齡 註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七號)

Tel: (010) 66151313 Fax: (010) 66174391

E-mail: Btsfxb@publicf.nlc.gov.cn

Website: www.nlcpress.com

印刷 北京文津閣印務有限責任公司

開本 八

印張 七八·七五

版次 二〇〇四年六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 一—二〇〇〇

書號 ISBN 7-5013-2278-3 / K·643

定價 二五二〇圓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3)第077219號

ISBN 7-5013-2278-3

(中華再造善本)

ISBN 7-5013-2278-3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北京文津閣印務有限公司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北京文津閣印務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西城區文津街七號  
電話：(010) 66151313  
傳真：(010) 66174391  
E-mail: Btsfxb@publicf.nlc.gov.cn  
Website: www.nlcpress.com







